蜀山劍俠傳/3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〇六回　固魄仗靈丹 散綺青霞消煞火　豔歌生古洞 飛光紫電鬥元兇

下一回▶

前文說到笑和尚、李洪、陳巖、甄艮、甄兌等五人在北海絳雲宮的水底海眼之下，幫助絳雲真人陸巽破了邪法祕魔神音和赤屍煞光、紅雲散花針，並將赤屍神君肉身震碎，大功告成，由主人陪往前殿，剛一落座，便見七條血影張牙舞爪隱形飛來。笑和尚知道赤屍神君想要報仇，事情已是危急，便借着閒談，向其警告，說神君今日遭劫，實是轉禍爲福之機，如能化解前怨，自己帶有古仙人留賜的三元固魄丹，便可送他一粒。說時那七條血影本是欲前又卻，似在爲難，聞言忽轉喜容。笑和尚始終手持玉環，暗中查看，見神君先前盛氣似已消退，好生歡喜。主人聞言，也頗欣慰。正在詢問得丹經過，忽見蘇憲祥、歸吾、虞孝、狄鳴岐四人同駕遁光，匆匆飛進。見面和主人互相禮見之後，便說出了易靜師徒被鳩盤婆師徒誘困之事。衆人聞言大驚，陳巖更是悲忿。未容發話，猛瞥見一條血影由斜刺裏飛來。

衆人定睛一看，原來是赤屍神君元神突然現形。祇有笑和尚知他已明白自己此來用意和那三元固魄丹妙用，祇爲得道多年，行輩甚高，不甘服低，意欲借機試探，以防求丹不成，反受譏嘲。先前原有成算，打好主意，一見血影張牙舞爪從對面飛來，動作卻不甚快，惟恐李、陳諸人不知底細，把事鬧僵，激出變故，忙用無形劍氣擋在前面，暗用傳聲疾呼：「諸位不可妄動，我自有道理。」衆人祇李、陳、虞、狄四人不知底細。甄氏父子來時早經笑和尚預告，不等招呼，先將李、陳等四人止住。憲祥更是見聞衆多，素

來精細，見那血影乃敵人七煞化身，本可隱形暗算，卻突然出現，飛行又緩，料想此舉必有用意。果然，血影飛離笑和尚坐處一兩丈，便顯遲疑之狀，剛怒吼得一聲，似要發作，笑和尚已先笑道：「神君不必如此。自來禍福無門，惟人自招；禍福消長之機，全在你自己了。」話未說完，揚手一點豆大青光，清輝四射，到了血影頭上，一聲大震，突然爆炸。血影立被震散，化爲七團黑氣，正發出極淒厲的怒吼，待朝笑和尚撲來。青光爆散以後，忽化爲大蓬青白色的光氣，祇一閃，將七團黑影裹住，晃眼之間便被裹緊，擠在一起。黑影意似忿極，連聲怒吼，強行掙扎，無如那青白色的光氣越裹越緊，漸漸成了實質，層層包圍，往裏緊壓。終至由分而合，將那七團黑影擠成一團。先還連聲怒嘯，不多一會兒，那被青光震散的殘餘血氣隨同黑影緊束之際，全部消滅。黑影也逐漸合爲一體，成了人形，方始不再掙扎，祇是力竭神疲，十分狼狽。又隔有半盞茶時，黑影中逐漸現出一條赤身人影，和赤屍神君相貌一般無二。青白光氣也由厚而薄，逐漸往光中人影透進，到了後來，祇剩薄薄一層，緊貼在外，人形已經凝固，無異生人。

衆人幾次想要開口，均被笑和尚攔住。等到血影化盡，黑影由分而合，赤屍神君元神已經凝鍊。笑和尚方笑說道：「恭喜神君轉禍爲福，與你元神合爲一體。百劫難分的七煞赤屍血光，已被古仙人盤犖留賜的一粒三元固魄丹化去。當初因爲神君曾習蚩尤三盤經，邪毒太重，如影隨形，不易分解，以致受了不少苦痛。後來靈丹發生妙用，不特邪毒全消，元神更加堅凝，毫無損耗，反多補益。此去迴轉仙山，祇要照家師祖長眉真人昔年遺偈加意修爲，不特仙業遠大，連那數中註定的天劫，也因今日化去。此處主人在海底清修，從不與人結怨，當初原因互相誤會，幾成不解之仇，今日神君雖將法體失去，主人大好珠宮貝闕也成了一片瓦礫。何況旁人相助，無心誤傷，定數如此，與主人無干。即便不肯釋嫌修好，也應化去前仇，以免循環報復，誤人誤己，何苦來呢！」隨說，手中靈訣往前一揚，張口一股真氣噴將出去，那緊附元神之外的一層光氣忽然一閃不見，全數往裏透進。赤屍神君面上立現喜容，行動自如，如非留心查看，決看不出那是元神所化。笑和尚急忙起身，待要請其入座，神君似因自己通身赤裸，面有愧容，手方一揚，絳雲真人已起身笑道：「多蒙道友大量與諸位道友解圍，化敵爲友。道友衣冠已經應劫，如不嫌棄，貧道已爲道友準備，請即服用如何？」說罷，將手一招，兩旁門人侍者忽然同時出現。衆人纔知主人竟有準備，連笑和尚先前也未看出，好生驚奇。內有兩門人已捧了一套羽衣星冠，上前跪獻。

赤屍神君隨手接過穿上，笑道：「我此時如夢初覺，一切均在長眉真人先機預示之中。昔年曾向真人說過，我蒙真人屢次不殺之恩，此身早非我有，祇要是真人之意，決不違背，多深仇恨也可化解。何況本來無仇，祇爲當初幾句戲言，一朝之忿，纔有今日。方

纔我已得知，諸位道友乃峨眉派門下。無如前習蚩尤三盤經，身受神魔隱形暗制，怒火頭上，不特忘了昔年誓言，並還妄想仗着身外化身，隱形報仇。後聽笑道友說起來意，心雖驚喜，仍未全悟。祇知前古至寶三元固魄丹乃廣成子所煉，爲數不多，雖曾分賜門人後輩，尚有遺留，但祇傳聞，不知留藏何處。祇知此丹具有凝魂固魄，煉氣復體諸般妙用，更沒料到其威力如此神奇。別的靈丹均是內服，此獨自外而內，不特凝神固魄，並還將本身原附邪毒之氣一齊化去，使我從此去舊從新，棄邪歸正，與長眉真人遺偈相應；並借此一場大難，躲過未來天劫。原來肉體雖失，從此歸入正道，仙業可望，豈非幸事！本來還想奉教些時，一則劫後餘生，尚須靜養，急於回山。再則來時因知主人不是好惹，求勝心切，曾令門人拿我法寶四外埋伏準備，這次再如挫敗，便將這方圓千里的海底震成粉碎，並將癸水雷珠、天一玄冰兩件水宮至寶破去。明知此舉兩敗俱傷，無如祇圖泄忿，忘了利害。先前大敗，本就怒極心昏，又被一位隱名敵人用佛家須彌手抓了我一下，越發忿恨。來時暗發密令，說敵勢太強，我肉身已毀，正用七煞元神與敵拼命，事若不成，仗着元神化身，已煉到不死不滅境界，索性闖一大禍，至不濟，也將這座水宮全部陸沉，化爲劫灰纔罷。不過敵人幫手持有仙、佛兩門至寶，事尚難料，特令衆門人裏應外合，一同發難。他們對師忠義，見我歷久無音，必多憂疑，也須前往曉諭。從此便是同道，相見有日，我要告辭了。」笑和尚答道：「我們尚還有事，改日再往仙山求教吧。」絳雲真人急忙站起，與衆人一同送了出去。神君道聲：「行再相見。」便縱遁光穿波而去。

陳、李二人懸念易靜師徒二人安危，早就情急。李洪知道易靜難期未滿，去早無用，雖然關心，還不怎樣。陳巖卻是關心過甚，神志不寧，幾次想說話，均被笑和尚攔住。好容易把赤屍神君送走，大功告成，見主人又要請衆人入宮，忙即辭謝，催衆起身。絳雲真人笑道：「諸位道友之事，我不深知。但那鳩盤婆魔法厲害，易道友既有二十四日難期，早去祇恐無益有害。既然道友非走不可，我也難爲強留。貧道癸水雷珠，乃恩師所傳，頗有妙用，每位奉贈一粒，聊報高義如何？」笑和尚原意，水仙師兄妹二人將來成道，均非三元固魄丹不可。自己受天乾山小男與少陽神君之託，也要求取兩粒癸水雷珠。但知此是水母所留奇珍，不便啓齒。正想隨同回宮設詞探詢，不料主人自願送上，心中大喜。忙笑答道：「真人盛情嘉賜，敢不拜收。何況此寶還有好些用處，承蒙厚賜，感謝不盡。我知真人與閔仙姑元嬰已固，大道將成，三元固魄丹頗有用處，敬奉兩丸，聊報盛意如何？」真人大喜，雙方各自收謝。笑和尚等一同告辭起身。

衆人剛出水宮，便見海面上天一玄冰所化真氣似兩道白虹，其長無際，由上空射下，往水宮投去。海上仍是白霧瀰漫，一片混茫，海水已漸復原狀。憲祥笑道：「癸水威力，

果不尋常。你看主人爲了送客，忙着收法，並非容易。看此形勢，分明早已下手，也祇收有一半，可見先前威力之猛。」李洪笑道：「這話不差，我在幻波池也曾見過癸水禁制，哪有這等厲害。」笑和尚道：「即以絳雲真人而論，法力也真高強。我們未學後進，終是較差，他那門人早就隱伏兩旁，我用玉環查看，竟未看出。雖是暗中設有法寶掩護，但連恩師所煉佛家法寶也竟看它不出，主人法力之高，可想而知。」

衆人都興高采烈，祇有陳巖愁容滿面，沉吟不語。笑和尚和甄氏弟兄因和陳巖初見不久，尚不知陳、易二人是三生愛侶。又知開府後，所有男女同門雖有幾人多災多難，結局均無大害。如非師長借此磨鍊衆人道力，以各位師長法力，祇一出場，多厲害的邪法也非對手。雖聽易靜被困，敵人又是赤身教主鳩盤婆，爲魔教中惟一厲害人物，總想易靜乃元神煉成，又是一真大師的得意門人、南海玄龜殿散仙易周之女，還持有仙傳七寶，便爲對付鳩盤婆之用，開府以後又得師傳本門心法和幻波池聖姑藏珍，暫時被困，祇是應有災難，難滿即出，並還借此增長道力。所以得信時雖然一樣喫驚，卻並不十分愁急。又因絳雲宮之行關係重大，起初祇想癸水雷珠乃水府奇珍，向不借人，能求得一兩粒，去向天乾山小男、少陽神君覆命，於願已足，不料每人贈了一粒。即使蘇、陳、虞、狄四人的不便借用，李洪和甄氏父子，加上自己的，也有五粒。將來三次峨眉鬥劍，用以抵禦土精黃貢的戊土真氣所煉之寶，要少好些危害。

笑和尚心中欣慰，互談前事，又正飛往中土，反正爲時尚早，未暇詳詢。及見陳巖那等悲忿愁急之狀，覺得奇怪，方欲設詞探詢，李洪已先向憲祥問道：「水宮相隔海面數千丈，上面又佈滿癸水雷珠與天一玄冰，易師姊被困之事如何得知？」憲祥答道：「我們四人正在牌坊下面等候，先是一道金光，光中有一隻大手，由裏面追出一條血影，晃眼便同隱去。待了一會兒，忽見前輩女仙嚴嫫姆元神現身，說她昔年成道時曾在北海尋一道書，誤入水母仙府，因見宮中景物靈奇，認定道書、藏珍必在裏面，連遇艱危，始終不懈。後來深入水宮重地，道書、藏珍不曾尋見，人卻陷入埋伏，被雷珠、玄冰困住。眼看危急萬分，忽聽有人發話，纔知那是水母閉關清修之所。先仗法寶之力，一連衝破了七層禁地。不料末一層卻是癸水精英凝聚之地，加上仙法禁制，埋伏重重，決衝不破。如仗法室防身，靜心耐守，或者還能捱到十四甲子以後，水母道成開關，一同出去。稍一躁妄，強與相抗，將所有禁制一齊觸動，任憑多高法力，也必形神皆滅，死而後已。嫫姆便問可有解救，水母答說：一是拜在她的門下，一同苦守，他年一齊出困成道；一是將來爲她代辦一事，任其挑選。嫫姆因已拜師，便答應了第二件。話剛回覆完畢，忽見前面現出一幢銀光，罩向身上，擁了自己，由萬丈神雷之中通行出來，直達海面之上。方想水母要辦何事尚未詢問，銀光閃處，落下一部道書，一封柬帖。打開一看，原來新

近坐化的師父乃水母元神轉世行道，此舉竟是試驗她的道心毅力，所說的事便指今日援救絳雲真人而言。嫫姆隨即又說起易道友被困之事。」於是蘇憲祥便轉述了一遍。

原來易靜、英瓊、癩姑師徒數人自從智激丌南公，逼走九烈神君之後，因余英男師徒奉命來歸，巧收火無害，又收了竺氏三姊弟爲徒。金蟬等男女同門聽說赤身教主鳩盤婆不久來犯，易靜將有大難，祇有奉師命有事他往的幾個和沙佘、米佘、李健、韓玄四小相繼辭別，餘人多想候到易靜事完再去，誰也不肯先走。小輩仙俠雲集幻波池內，一時冠裳如雲，聲勢大盛。每日互相觀摩，或是相助興建，遊覽全山靈景，演習五行仙遁，快樂非常。光陰易過，一晃多日，並無絲毫朕兆。易靜自與丌南公斗法之後，功力大進。因在前生本是玉骨冰肌，花容月貌，因受鳩盤婆之害，將原身失去，一時氣忿，蒙恩師相助，受盡苦難，始將元神凝鍊成形，人已十分醜怪。起初原想借此免去情孽糾纏，及至陳巖一來，劫後重逢，情愛祇有更深，力請將來合籍雙修，祇圖常共晨夕，別無他念。始知前兩生的疑慮全出誤會，越想越覺愧對，深悔以前不應百計峻拒，使其歷劫三生，多經憂危苦痛。好容易劫後重逢，昔年玉貌如花，卻化爲嫫母。雖然從此可地老天荒，不再乖違，而形類童嬰，人同骨立，連使對方眼皮消受都不能如意，愈發問心難安。

於是易靜想起兩個罪魁禍首。內中一個本是夙孽運數所限，不去說她。最可恨是女魔鳩盤婆，始而縱容門人魔女鐵姝施展邪法，收攝兇魂厲魄，煉那白骨神魔，行兇害人，被自己無心撞破，彼時深知她師徒兇惡難惹，魔法又高強，並未打算多事。魔女偏生恃強欺人，雙方動手，鬥了三日三夜，未分勝負。後被師父好友神尼芬陀路過發現，將鐵姝打敗，於是成仇。鳩盤婆一味袒護鐵姝，不究是非，暗佈魔陣，將自己誘去，困入陣內。幸蒙恩師趕來救回山去，卻因所中邪毒太深，難於補救。又想起平日所受辛苦艱難，九死一生，均由貌美而起，忿極之下，不特不想重生，並還苦求師父將元神煉得這等醜怪。追原禍始，全由鳩盤婆縱徒護短而起。下山時，本向恩師立誓，仗着師傳七寶，前往魔宮報仇。恩師再三勸阻，說仇人數限未盡，早去決難成功，反有危害。令先回南海，見過父母兄嫂，不久轉投峨眉門下，機緣一至，立可成功。祇是事前還有一場險難，能否躲過，尚還未定。自從奉命幻波池開府以來，每一想起仇人師徒，便自痛恨。早想前往魔宮一探虛實，因爲開府不久，聖姑遺留道書和五行仙遁也剛通曉，諾大一座仙府，加上鵰、猿，師徒不滿十人，不便離開，更須防備強敵來犯，以致遷延至今。丌南公這一難關已經過去，人也增加不少，本就打算報復前仇。因知癩姑爲人持重，如被得知，決不容自己冒失犯險。想等仇人師徒尋上門來，仗着幻波池的地利，與聖姑留存的埋伏禁制報仇除害。及至候了多日，鳩盤婆師徒始終未到，心漸不耐，暗忖：「下山時師傳與聖姑所留的兩部道書，如今已全通曉，祇等仇人師徒來過，便可爲本門開建仙府，發揚

光大。反正定數難移，敵來我往，均是一樣。魔法雖然厲害，憑着師傳七寶和下山時所賜法寶藏珍，即便不能全勝，決不致爲敵所害，怕她何來？與其枯守待敵，何如直赴魔宮，見機行事，將其引發，倒可早完早了，除此隱患，早辦正事。」主意打定，偏生金蟬、朱文、石生等均是初來，久聞幻波池仙府靈景，彼此同門，情分又厚，身是主人，不便獨自離開，祇得罷了。

易靜爲人強毅，想到必做。雖因座有佳客，暫時隱忍，無如日前陳巖一來，將那多少年來靜如止水的道心引起了微波。因覺以前愧對良友，對於仇敵更加恨極。近日又把道書上所現仙示與以前下山時恩師遺偈互相對照，好似自己雖有一場險難，仇人也必遭報伏誅，於是復仇之念更急，如非金、石等人仙府小住，已早起身。本就時刻尋思：仇敵如再不來，何時前往。這日朱文想起申若蘭、雲紫綃兩女同門，一個遭遇可憐，一個年淺力薄，欲將二人接來幻波池中聚上些時。易靜本喜若蘭溫柔忠厚，當銅椰島分手時，約定將來接她往幻波池聚首。一別數年，彼此有事，不曾再見，日前和英瓊說起，還在想念。紫綃更是女同門中年紀最輕的一個，和向芳淑一樣，人既嬌美，又最嘴甜，誰都喜愛。下山時，紫綃通行火宅嚴關，未得如願，留山修煉。下山以前，曾向自己哭訴，說她年幼道淺，將來就得二次下山，也須各位師姊、師兄提攜庇護。神情十分依戀，楚楚可憐，彼時曾經力允助她成道。也是一別多年，未曾相見。連日反正無事，正好與朱文同往，將二女接來幻波池聚上些日。便告訴朱文，意欲同往。這時衆人三三兩兩，各自結伴閒遊，未在一起。金蟬本和朱文形影不離，當時卻因癩姑取笑了兩句，偶然賭氣，未在一起。祇朱、易二人獨立於靜瓊谷危崖之上，指點菸嵐，並肩閒談。朱文想念若蘭，一時高興，忘了易靜不久便有危難，聞言立即讚好。依了易靜，無須留話，就此起身。朱文卻恐衆人懸念，遙望余英男新收弟子火無害帶了許多仙果由山外飛回，連忙招手喚下，令其轉告衆人，說是往接申、雲二女，不久即回。說罷起身。

二女飛行到了路上，朱文忽想起易靜不應離開，意欲勸阻。易靜笑說：「我自入居幻波池以來，從未離山一步，難得借此一行，一覽江南山水之勝。何況往返不消多時，難道就這半日光陰，就會有甚災害不成？」朱文還未及答，忽見一道本門遁光，由斜刺裏飛過。忙趕過去，將其攔住一看，正是裘芷仙，身已受傷，左肩頭上流着紫血，面容慘變，孤身一人，仗着仙劍寶光尚還不弱，正在亡命飛馳，似有強敵在後窮追光景。見了易、朱二女，驚喜過度，哭喊得一聲：「二位師姊救我！」人便暈倒。易靜平日本喜芷仙溫婉恭謹，又知她以前經歷甚慘，身世可憐，十分愛護，平日還在思念。知她雖然根骨較差，平日卻肯下苦用功，勤於修爲，人又本分。照此情勢，必是費了好些心力，由右元十三限通行過來，剛剛下山不久，便遇妖邪。因是下山最遲，無人結伴，勢孤力弱，致

爲所敗，並還受傷。不禁又憐又怒，連忙一把抱住，連呼：「師妹不必害怕，有我二人在此，必能爲你復仇除害。」說罷，取出身帶靈丹，按向傷口，又欲行法醫治。朱文平日也最可憐芷仙遭遇，正準備救醒轉來詢問經過，猛瞥見從側面芷仙來路的密雲層中飛來一道赤陰陰的妖光，料是妖人乘勝追趕，想將芷仙擒去，不由怒火上昇。回顧芷仙被易靜扶着，尚在昏迷不醒。心想區區妖邪，何值兩人動手。也沒和易靜商議，一聲清叱，飛身迎去。易靜本要隨同追趕，因見芷仙傷口流着紫血，半身已成黑色，分明傷毒甚重，祇得救人要緊，沒有當時追去。便將遁光按落，又取了兩粒靈丹，塞向芷仙口內。又行法運用本身真元之氣，爲她消解邪毒。

隔了一會兒，芷仙方始醒轉。一問經過，纔知芷仙起初自知根骨稟賦均不如人，本無下山之想，每日在仙府之中用功苦煉。對於師長、同門，最是恭謹，見人便即殷勤求教，衆男女同門也都對她同情，無形中得了好些益處，自己還不知道。這日想起福薄命苦，眼看衆男女同門紛紛下山行道，祇自己一人獨留，不禁傷感。心想：「我已修煉多年，又蒙恩師賜服過兩次靈丹，近日連黃人瑜和周雲從兩個功力最淺的尚且下山，我何不往右元十三限試上一試？即便不作下山之想，好歹也可試試自己年來道力。」主意打定，便運用本門心法，守定心神，往右元十三限內走去。初意此舉難如登天，決通不過，也許還要受到好些危難。所幸值年師長是白雲大師，人最寬厚，憐愛自己，遇到危急之際，祇要跪祝，立可出險，膽子較大。哪知開頭也頗艱難，剛陷禁制之中，忽然想起：「師長將來道成，全要飛昇，不乘此時紮下根基，他年依傍何人？禍福凶危，命中註定，似此畏難苟安，何時纔有成就？」想到這裏，猛觸靈機，便不再膽小害怕，祇照平日用功時光景，守定心神，把一切可喜可怖之境，完全當作幻象，不問前途是何境界，哪怕刀山火海，也照直從容走去。果然不消多時，竟將十三限嚴關通過。

芷仙心方驚喜，出於意外，忽見值年女弟子郁芳蘅手持一口仙劍、一副錦囊走來，見面道喜說：「值年師長知你今日道成，特賜錦囊、仙劍，以備下山行道之用。師妹根骨太差，全仗人好，道心堅定，師長同門全都憐愛，纔有今日。但是夙孽太重，孤身下山，危難當所不免；如不修積外功，又無成道之日，去留任意。此時下山，卻須隨時留意。各位師長赴休寧島未歸，白雲大師現正入定，上面的話還是昨日所言，令我轉告師妹，你自打主意吧。」說罷走去。芷仙聞言，驚喜交集。但一想到目前羣邪勢盛之際，孤身下山，必多兇險，起初有些膽怯，在仙府中留了數日，不敢起身。這日正將師傳仙劍和防身法寶取出演習，猛想起：「自己能有今日，死裏逃生，全出恩師與恩人李英瓊所賜。近聞她和易靜、癩姑在幻波池開建仙府，功力大進。以前因爲法力淺薄，不能前往，空自思念，無計可施。不料師長恩憐，苦志用功，居然有了下山之望。何不借這機會前往

幻波池探望恩人，就便向其求教，如蒙指點，或許隨同一起修煉，豈非萬幸？峨眉離依還嶺共祇千餘里之遙，方向途程，均聽英瓊說過不止一次。趁此無事，前往相依，英瓊爲人義氣，必定樂於玉成，決不坐視。」主意打定，往尋芳蘅，見殿門未開，不敢驚動，祇得望門下拜，二次叩謝師恩，拜辭起身。

芷仙剛飛到上面，大師兄諸葛警我忽由外飛回，見芷仙居然通過嚴關，奉令下山，也頗代她欣慰。笑說：「師妹能有今日，可見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功未白用。祇是孤身一人，途中如遇妖邪，諸多可慮。我蒙藏靈子老前輩賜我防身靈符一道，尚未用過，今送於你。此去如遇危難，祇將靈符展動，飛行便比往常更快得多。任受重傷，祇要不開口說話，也可將你送到地頭，不致中途遇害。」芷仙大喜拜謝，又問明瞭依還嶺的途向，方始起身。一路疾飛，不覺走有多半途程，方想照大師兄所說，至多還有個把時辰便可到達。沿途雲白天青，並無異兆，心正歡喜。忽見前面高峰插雲，上矗天際，因恐罡風力大，意欲繞峰而過。哪知初次獨飛，把路走偏。先見途中無事，以爲不久便可到達，高興頭上，不曾在意。後來飛行漸遠，覺着沿途亂山如林，雖與平日所聞相同，所說用作標記的山形怎未見到一處？方疑把路走錯，忽見前面山谷中一股黑煙向空直射，晃眼擴展開來。芷仙前被妖人喬瘦藤攝去，曾見過兩個厲害妖道，均是這等路數。心雖喫驚，一則趕路心切，遙望前面雲中大山，與衆人所說的依還嶺相似；再者，下山時得了飛劍、法寶，前在峨眉又曾見到過好幾次極驚險的鬥法場面，長了好些見識。這時忽然想起，將來在外行道，這等怕事，如何能行？心膽立壯，仍未想到與妖邪對敵，祇想繞越過去便罷。哪知谷中妖道早用邪法看出來人是個美貌少女，生了邪心，立即用邪法攔住去路，人早飛起，芷仙還不知道。敵暗我明，蹤跡已露，剛往側飛，想將黑煙躲過，忽聽一聲格格怪笑，由斜對面飛來一片灰黃妖光，中一妖道，一手握着一面妖幡，一手拿着一口寶劍，攔住去路。覺着面熟，定睛一看，竟是昔年在喬瘦藤洞中見到過的妖道之一。

這妖道名叫飛刀真人伍良，曾想背了喬瘦藤，用邪法強姦芷仙未遂，一怒而去。不料狹路相逢，芷仙知其不懷好意，又驚又怒，不等開口，便將飛劍放出。妖道一見芷仙竟會投到正教門下，學成飛劍，也甚驚奇。於是發出兩口飛刀，上前迎敵，口喝：「賤婢速急投降，隨我回山快活，還可免死！」芷仙恨極妖道，上來便以全力施爲。妖道飛刀自非峨眉仙劍之比，略一接觸，便覺不支。妖道偏是色慾蒙心，不知厲害，一面飛刀迎敵，一面暗使邪法，志在擒人。心神一分，喫芷仙飛劍將兩口飛刀一齊裹住，祇一絞便成粉碎。妖道大怒，邪法也已準備停當，忙即施爲。芷仙如將身劍合一，也可無事。無如想起以前遭遇，心中痛恨，分外眼紅，又見妖道飛刀已破，越發膽壯，不特沒有退志，反想就勢除害，一指劍光，便即追去。妖道看出厲害，忙施邪法隱形遁走，準備避開來勢，

再作計較。誰知飛劍神速，一任逃遁得快，左膀仍被劍光掃中，幾乎斬斷。經此一來，頓時大怒，想將芷仙殺死泄忿，揚手飛起兩道尺許長的釘形血光。芷仙畢竟初次臨敵，無甚經歷，一見妖道受傷逃遁，還待指揮劍光跟蹤追去，猛瞥見兩道血光飛來，忙縱遁光閃避，同時招回劍光防護，已是無及，左肩頭上竟被妖釘打中了一下。這還是因爲妖道雖然痛恨敵人，色心猶在，妄想生擒到手，任意姦淫，再行殺以泄忿，料知妖釘奇毒，任是多高法力的人，中上也必暈倒，未下毒手，第二釘已經回收，否則命必不保。芷仙覺着傷處脹痛痠麻，心神迷糊，似要暈倒。情知不妙，惟恐落在妖道手內，身遭慘死，還受凌辱。恰好飛劍收回，忙把靈符取出，微一展動，心神便寧靜了些。祇是傷處奇痛，不敢再戰，忙縱遁光，加急逃去。逃到寶城山上，纔發現把路走偏，匆匆折回，恰遇易靜、朱文將其救下，剛一出聲，人便昏死過去。

易靜問完前事，因朱文追敵未歸，恐妖人邪法厲害，意欲追去。而芷仙初癒，元氣虧耗，須人照看。心正尋思，猛又瞥見一道遁光穿雲飛來，正是要去尋訪的同門師妹墨鳳凰申若蘭，好生欣慰。匆匆不暇多言，忙囑若蘭速將芷仙送往幻波池，自己往助朱文同除妖邪就來。若蘭笑諾，扶了芷仙一同飛走。易靜說完起身，朝朱文去路追去，飛約二百餘里，始終不見敵我影迹。心正疑慮，偶然發現前面高峰之下有一山谷，想起芷仙方纔所說，料是妖窟所在，朱文也許中了誘敵之計，忙即往下飛落。到地一搜，果見谷底有一崖洞，甚是高大，好似一片絕壁，剛用邪法開裂，隱聞男女笑語豔歌之聲。易靜入內一看，不禁怒從心起。原來洞共兩層，外層石室數間，甚是整潔，用邪法照明，宛如白晝。內層是一廣場，十分高大，洞頂銀燈百盞，燦如繁星。下面鋪着畝許方圓一片錦茵，十餘對少年男女妖人赤身露體，正在口唱豔歌，互相交合，追逐爲樂，淫蕩之狀，千奇百怪，污穢不堪入目。一時氣忿，一指劍光飛將上去，祇一絞，當時殺死了一大片。內有兩個妖徒見勢不佳，一面逃遁，一面大聲疾呼求救。易靜恨他不過，揚手又一太乙神雷，數十百丈金光雷火自手發出，震天價一聲霹靂，連死的帶活的一齊粉碎，妖洞也被震塌了半邊，滿地血肉狼藉。因洞中祇此兩層，更無門戶，以爲已盡於此。正待回走，忽想起妖徒事前仰首向上，疾呼「師祖救我」，莫非妖人藏在洞頂石壁之內不成？心方一動，待要回身查看，耳聽近頂洞壁軋軋之聲，山石似要崩裂神氣。未及注視，忽又聽洞外有人疾呼：「徒兒們快來！」聲隨人至，由外面飛進一個身材瘦長，生着一張死人嘴臉的妖道，右膀已被人折斷，頭破血流，狼狽不堪，正與芷仙所說妖道飛刀真人伍良一般相貌。更不尋思，揚手一雷打去。妖道也是惡貫滿盈，該當數盡。到前分明聽到洞中雷聲猛烈，因在途中和朱文苦鬥，所用邪法異寶全被天遁鏡破去，因奉師命，惟恐引鬼上門，還不敢就逃回山去，一味隱遁閃避，朱文偏是窮追不捨。後來連受重傷，萬般無奈，祇得施展化血分身邪法，也不問是否再被敵人看破，亡命一般逃回。妖道雖聽雷聲，終想

妖師隱藏洞壁之內苦煉多年，邪法甚高，便遇強敵，也可無慮。成見已深，匆匆不暇尋思，直飛進來。入門發現洞壁崩塌，屍橫滿地，血肉狼藉，纔知不妙。心中一驚，目光到處，瞥見一個小若童嬰，相貌奇醜的道姑迎面飛來，人還未及看真，眼前倏地一亮，已被太乙神雷震成粉碎。

易靜一雷剛把妖人伍良打死，便聽轟的一聲大震，正面洞壁忽然中分。祇見一個白髮紅顏，身材微胖，一臉絡腮長鬚，手持蒲扇的短裝妖人，在妖光環擁之中跳舞而出。易靜更不怠慢，一指劍光飛將過去。妖人笑道：「你是女神嬰易靜麼？無故傷我徒子徒孫，今日遇見我宋鬍子，就來得去不得了。」活未說完，手中蒲扇往外一揮，便有一片紅光將易靜飛劍逼住。易靜見狀大驚，看出妖人邪法厲害，暗忖：「這妖孽雖不曾聽人說過，看那護身紅光，似由人身發出。本門仙劍何等威力，竟被扇上妖光逼住，似有極大力量擋在前面，不得近前。並還知道我的姓名來歷，口出狂言，莫要中了他的道兒。」便留了心，一面留神妖人的動作，一面暗中戒備。事有湊巧，易靜門人上官紅因聽說乃師不久有難，終日憂慮，知道師父鍾愛自己，隨身七寶倒有兩三件是在自己手內。雖然師父法力高強，隨身七寶均與心靈相合，隨時均可回收，畢竟帶在身旁要好得多，免得萬一變生倉猝，不及取用。再四向師求說，請將所賜法寶暫時收回。易靜見愛徒對她忠義，不願辜負她的孝心，祇得應允，當日剛將法寶收回，恰在身旁。見此妖人厲害，不似尋常，便將牟尼散光丸暗中取了一粒，並將兜率寶傘隱去寶光，暗中放出，護住全身；又將六陽神火鑑與滅魔彈月弩準備停當。同時暗用本門禁制封閉出口，以防妖人乘隙遁走。

易靜一向自恃玄功變化，身帶仙府奇珍又多，遇敵時總是從容不迫，相機應付。今日之所以如此謹慎，是因見這妖人有好些異樣：走起路來不住跳舞搖擺，面上老帶笑容；自稱宋鬍子，名字甚生，從未聽過；照着先前所見，必是一個淫兇狠毒的厲害妖邪，偏生得那等慈眉善目，未語先笑，一臉和氣；護身妖光又是那等強烈凝固，看去直似尺許厚的紅色晶玉貼在身上，如非隨同身子手足舞動自如，直似丈許大小一塊紅水晶將人包沒在內。越看越奇，忽想起此人相貌頗似昔年被大師伯玄真子追尋數年，未得伏誅，後被天蒙禪師封閉在岷山飛龍嶺山腹之內的歡喜神魔，又叫美髯仙童的趙長素，十九不錯。他是有名的笑面魔王，早已年老成精，邪法甚高。平日笑裏藏刀，無論何人，祇要被他對面一笑，遲早必爲所害。當初原是赤身教主鳩盤婆的情人，因爲中途變心，寵愛另一妖婦，鳩盤婆妒念奇重，將妖婦搶來殘殺，並將本身美貌自行毀去，變得奇醜無比。當初鳩盤婆對妖人毀容絕交時，曾按魔規立誓說：「我已相貌醜怪，但你將來仍要求我寬恕。」妖人忿極之下，也向神魔立誓說：「你如此乖張兇妒，我愛的人已爲你殘殺，連魂魄也被你收去，受那煉魂之慘，今生和你永無相逢之日。我如再來求你，便是我二人

大劫將臨，同歸於盡之時。」鳩盤婆見他如此狠毒，毫無情義，竟趁自己一時疏忽，向雙方同奉的本命神魔立此毒誓，不禁大怒，待要翻臉成仇。妖人深知乃妻雖然情重，比他還要兇毒，早有準備，一縱魔光，當時逃去。鳩盤婆方要追去拼命，被愛徒鐵姝和衆門人跪求阻止，由此也未再去尋他。

易靜心想：「自己正防鳩盤婆要來尋仇，偏巧與這禁閉多年的老魔頭相遇，也許鳩盤婆之事由此引起。」心中一動，竟反常例，把隨身七寶準備了好幾件。見妖人用一柄蒲扇擋住飛劍，目注自己，滿臉笑容，不戰不追，也不再開口發話，料是暗中鬧鬼。好在自己已準備停當，萬無一失。祇是覺得當地離岷山尚遠，妖人禁閉多年，怎會在此出現？方纔妖人破壁而出，分明初次行法衝破崖石。是否這老妖孽，還不能十分拿穩。故意喝道：「無知妖孽，連真姓名都不敢顯露，還吹甚麼大氣？你本被天蒙禪師禁閉岷山飛龍嶺山谷之內，何時暗用邪法，順着山脈逃來此地？纔得脫身，便又猖狂，以爲我不知你這老魔鬼的來歷麼？」話未說完，妖人兩道壽眉忽然往上斜飛，哈哈大笑。易靜一聽笑聲，便覺心神微震。暗忖：「這妖孽果然厲害，憑自己的功力，又在兜率寶傘防護之下，心神竟會搖動。先前如無戒備，雖不至於便遭毒手，也必難當。這廝淫兇無比，如不乘機將其除去，必留大害無疑。」於是一面運用玄功，鎮定心神；一面卻故作邪法厲害，不能支持之狀。易靜料定妖人長笑無功，必要赤身倒立，懸舞不休，施展魔法，迷人心志，便不開口，冷不防左手牟尼散光丸，右手滅魔彈月弩，同時施爲，發將出去。

這妖人正是歡喜神魔、美髯仙童趙長素。他見易靜不曾隨他的笑聲暈倒，心方驚奇，不料散光丸、彈月弩相繼飛到。這兩件法寶均是一真大師所煉仙、佛兩門至寶奇珍，威力絕大。趙長素不知敵人看破行藏，早具深心，等到二寶上身，相繼發難，方纔警覺，已經無及。散光丸首先爆炸，將護身魔光震散，元神立受重創。急怒交加，未及施爲，寒光一閃，滅魔彈月弩同時打到。總算精於玄功變化，久經大敵，長於應變，見勢不佳，忙用左手一擋，一片魔光剛剛電掣飛起，叭的一聲大震，魔光還未飛出，便被震散，左臂膀連帶震成粉碎。心中恨極，急忙運用玄功飛起，張口一噴，那條斷臂便在血雲擁護之下，化爲一隻畝許大的血手，朝前抓去。易靜早有準備，一見血手迎面飛來，將手一揚，六陽神火鑑立時發將出去。一真大師所賜降魔七寶，原以六陽神火鑑威力最大。本是一面圓鏡，不用時小纔寸許。一經施爲，那面圓鏡便隨人心意大小，緊附身前，發出六道青光，重在一起，化爲乾上坤下六父之象。光由鏡中發出，每束最長的不過六寸，粗纔如指，青熒熒的，光色甚是晶明，看去並不強烈。但是越往外放射，展布越大。邪法異寶喫青光一照，便即消滅。敵人逃遁稍遲，喫那六道青光射中，當時化爲灰燼，決難倖免，威力本就神妙。易靜自從入主幻波池以來，又加上五行真火妙用，比起以前越

發厲害。趙長素修煉多年，原是行家，一見敵人手上現出一面明如皓月的圓鏡，中有六道青光迎面射來，知道厲害，不禁大驚。急忙行法回收，那條斷臂所化血手已被寶光吸住，一片五色彩焰略一閃動，跟着一陣青煙過去，化爲烏有。先前自恃魔法，不曾加意戒備，做夢也沒想到敵人竟有如此厲害，再不見機，萬難倖免。最厲害的是敵人所用法寶未出現時，光華全隱，等到發現，已爲所傷，簡直防禦都難，如何能敵。不敢冒失前衝，慌不迭咬破舌尖朝前一噴，一片魔光閃處，立即幻化出好幾個替身，惡狠狠朝前撲去。

易靜雖然近來功力越高，畢竟心有成見，認定妖人著名淫兇狠毒，決不肯輕易退去，微一疏忽，祇顧施展法寶、飛劍上前夾攻，以防妖人情急反噬，施展魔法，猛下毒手，全沒想到會這等容易退去。等到六陽神火鑑接連照破兩個幻影化身，心方生疑，仍以爲妖人故意幻化，迷人眼目，暗中藏有殺手。震於前聞，防備更嚴，連輕易不用的阿難劍也已出手。因想當地正是山腹深處，崖高百丈，去路洞口一帶已有仙法禁制，妖人決逃不脫。忽聽嘩啦連聲，由先前妖人出現的裂口一直朝裏響去，晃眼響出老遠。同時鏡光照處，接連又有四個妖人的幻影化身相繼照滅，纔知妖人幻化元神穿山遁走。窮寇勿追，也可無事，易靜也是該當有此一難。因爲痛恨鳩盤婆，本就有些遷怒。又知妖人極惡窮兇，淫毒無比，心中痛恨，立意除他。一見穿山逃遁，自恃法力高強，身帶十餘件法寶、飛劍，均是仙府奇珍，又有一件裂石分山之寶，匆匆不暇尋思，一縱遁光，跟蹤追去。初意妖人穿山逃走，不由洞外飛行，也許藏有陰謀，意圖暗算。及至穿入石縫之中朝前一追，祇見前面一溜血紅色的火焰，電也似疾朝前急飛。開頭一段，還有山石碎裂之聲，追逐不遠，便沒了聲息。爲防妖人暗算反攻，在寶傘防身之下，取出聖姑留賜的照形之寶衆生環朝前一看，原來前面乃是深山山腹之中的一條甬道，洞徑祇有丈許方圓，並不高大。看那石色，開闢已久，妖人似早潛伏在內。但是洞徑筆直，極少彎曲，更無別的洞穴。

雙方飛行均極神速，相隔約有一二里地。妖人幾次隱形回顧，頗有情急反噬之意，又似有甚顧忌，欲發又止，飛遁更快。易靜追了一陣，不曾追上，心中有氣，一指阿難劍，一道金光電掣追去。妖人回手一片暗赤色的妖光飛迎過來，將阿難劍敵住。同時妖人身旁又有一團丈許大的紫色火焰飛涌起來。易靜始終疑心妖人多年盛名，決不會如此膽怯怕事，未怎交手，便自敗退。一見焰光強烈，認出是魔教中的紫河魔焰，越發警惕起來。加以窮追山腹之中，已經追出老遠，地勢又由上而下，越以爲妖人必有陰謀詭計。爲防萬一，手掐靈訣，朝前一揚，兜率寶傘立放毫光。跟着發出一粒牟尼散光丸，化爲一點寒星，朝那紫焰打去，叭的一聲大震，紫焰立被震散。四外山石經此強烈巨震，也紛紛

崩塌了一大片。再看妖人，蹤影皆無，迎敵阿難劍的那團紫焰也忽然收回。易靜不知妖人誘敵，別有深意，祇以爲敵人是乘機逃遁，忙朝紫焰追去。果然追出不遠，地勢忽然下陷，現出一座大洞。跟蹤追進一看，原來裏面乃是深山山腹中的一座洞府，石室甚多，甚是高大整潔，陳設用具也都華美異常。前面紫焰正在盡頭石門之中飛進，一晃不見。急忙追進去，門內又是一條甬道，比前高大，蜿蜒曲折山腹之中，越降越低。再取衆生環仔細查看，妖人正在側面一條歧徑上隱形飛遁，神態慌張，十分狼狽。紫焰卻在前面時隱時現，不住閃動。於是忙捨紫焰，徑朝妖人追去。

妖人似想聲東擊西，幻形逃遁，一見追來，逃遁更急。易靜看出敵人力竭智窮，無法反擊，越發心定。所行歧徑，又祇一條，並無別路。妖人一味朝前急躥，更不回顧。易靜見急切間不能追上，越追越有氣，怒喝：「無知邪魔，任你上天入地，也必使你伏誅，形神皆滅，休想活命！」妖人一言不發，祇顧前馳。易靜見沿途地勢逐漸低了下去，前面不遠好似到了盡頭所在，妖人仍是飛逃不已。剛準備施展本門太乙神雷連珠打去，並以全力發揮六陽神火鑑的威力朝前夾攻，飛行神速，晃眼追到盡頭。易靜見妖人已入死地，除非外面石壁不厚，還可裂山而逃；如在地底，或是千丈山腹之中，即便精於地形之术，像自己這樣強敵在後窮追，他也來不及施爲。心念纔動，妖人好似走投無路，長嘯一聲，便朝盡頭石壁之上衝去，人影一閃，便已無蹤。同時霞光電閃，宛如潮涌，突然迎面捲來。

原來趙長素昔年被天蒙禪師禁閉岷山之時，曾留偈語說：「你這妖孽罪惡如山，早應形神皆滅，祇爲數限未終，姑且將你禁閉山腹之內。我佛家以慈悲爲本，就這一兩日夜的數運，未始不是你一線生機。如能洗心革面，懺悔罪孽，藏在裏面，捱到劫難過去，從此改惡向善，雖然不免兵解，元神卻可保全。我這降魔禁制，威力神妙，不可思議，祇有正教中人，能夠破解，任何飛劍、法寶，手到成功。你若倚仗邪法，妄想逃走，必被佛光捲去，連元神一齊消滅。除非時至自解，無論用何邪法衝破，一見天光，便祇有一兩日的壽命，必遭慘戮了。」趙長素深知天蒙禪師佛法高深，萬難匹敵，起初被禁在內，也頗安分。日子一多，漸犯本性，但懼禪師佛法威力，還不敢輕舉妄動。後用魔法查看，得知妖徒飛刀真人帶了許多俊童美女，潛伏在鐵柱峰旁崖谷之中，相去約千餘里。便用魔法開出一條甬道，由岷山飛龍嶺山腹之中，一直開到妖徒後洞。仗着魔法隔石透視，與妖徒相見，傳以魔法。日令門下男女徒孫在內洞交合淫樂，自己隔石觀看爲樂。易靜初來時，趙長素恰好離開，因聽妖徒狂呼求救，還未趕到，喫易靜一太乙神雷將殘餘妖徒殺死，洞壁也坍塌了一大片。由妖鏡中看出易靜來歷，祇不知這等厲害，大怒出鬥，本想殺死敵人，並將生魂攝去祭鍊魔法，誰知連遭慘敗，已是心驚。同時又瞥見洞壁崩

裂之處，正斜射下一線日光，想起禪師遺偈，不禁大驚，忙即回遁。心想：「敵人不追便罷，如若追來，便借她的力量犯險，試上一試，祇要將禪師禁法破去，便可由此脫身，免得違背他的偈言，又是禍事。」

易靜哪知妖人詭計，一見光霞千里，潮涌而來，百忙中也未看清來路邪正，誤以爲中了魔法暗算，陷入埋伏之內。一時情急，先將阿難劍一指，隨手取出一粒滅魔彈月弩朝前打去。等到法出手，看出前面霞光乃是佛家降魔禁制。猛想起地底追敵已經老遠，昔年妖人本被封閉岷山山腹之內，莫要這裏便是封閉妖人的出口。心念纔動，還未想完，彈月弩已化爲一點寒星，隨同阿難劍飛去，與前面佛光纔一接觸，叭的一聲，佛光一閃不見。目光到處，瞥見妖人趙長素在一片血雲擁護之下，本喫佛光金霞裹住，正在掙扎，佛光一散，前面洞壁立現出一條裂痕，妖人便朝上面衝去，霹靂一聲大震，山石中分，妖人立由裂口之中向前飛遁。易靜知道上當，不禁大怒，忙將聖姑留賜的開山法寶取出，把手一揚，一團酒杯大小的六角形紫色奇光突然爆炸，霹靂連聲，前面山石立被震穿一個大洞。那紫色奇光所發迅雷更不停止，隨滅隨生，紛紛爆炸，朝前衝去，勢絕神速，晃眼便將那數十百丈厚的山腹穿通，前面已現出天光。易靜原以爲妖人裂山而逃，必不甚快。此寶名爲紫霆珠，與聖姑賜的乾天一元霹靂子，功效大同小異，並可由人心意發揮威力。因是初次經歷，不知底細，所行之處地勢又低，惟恐威力太猛，一下將整座山石震碎，連頂揭去，誤傷生靈，造出無心之孽。祇想仗着神雷威力，搶在妖人前面，用這生生不已的神雷阻住去路，將其包圍，再用太乙神雷往上合圍。能就此除害更好，否則，照此半日與妖人鬥法經過，已看出他的伎倆不如女魔鳩盤婆遠甚，平日所聞，也似太過，憑着自己近來功力和隨身法寶，除他並非難事。於是便照仙傳運用，不令神雷威力全部發揮。哪知當地果在岷山後面絕壑之下，這一臨機慎重，雖祇將山腳攻穿一洞，不曾誤傷生靈，妖人卻被逃走。